

詩篇 42： 1, 5, 8, 11

「¹神啊，我的心切慕祢，如鹿切慕溪水。」

「⁵我的心哪，你為何憂悶？為何在我裏面煩躁？應當仰望神，因祂笑臉幫助我；我還要稱讚祂。」

「⁸白晝，耶和華必向我施慈愛；黑夜，我要歌頌禱告賜我生命的神。」

「¹¹我的心哪，你為何憂悶？為何在我裏面煩躁？應當仰望神，因我還要稱讚祂。祂是我臉上的光榮，是我的神。」

《如鹿切慕溪水 As the Deer》是一首廣受基督徒喜愛的歌，歌詞主要是根據詩篇 42 篇所寫。前幾天我問妻子：「當這首歌的旋律響起時，妳會想到什麼？」正如我預料的，她的回答是：「在茂密的森林深處，有一隻鹿正在悠閒地啜飲溪水。」但是，若仔細讀詩篇 42 篇，便會發現似乎不是如此。

「神啊！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。」這是何等溫馨甜蜜的敬拜！然而，第 5 節說：「我的心哪，你為何憂悶？為何在我裏面煩躁？」這股吶喊聲似乎劃破了剛才的寧靜，為什麼同一首詩中竟混雜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呢？有了過去這幾個月來的經歷，我終於明白了。

今年三月中旬，我們夫妻倆和定居於溫哥華的老弟相約到紐澤西老妹家會合，與 91 歲的母親同聚一堂，享受天倫之樂。不料，聚會結束之後，卻發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。

回程途中，或許直達航班乘坐時間太長，我的下後背被鎖住了，動彈不得。回家以後，爲了能早早解脫下半身的疼痛和僵硬，按摩、整脊、針灸等什麼都去試了。經過幾輪治療後，終於可以勉強如約去醫院做前列腺 MRI 檢查，看看一年前發現的腫瘤有無變化。

老弟夫妻倆在東部多留了幾天，然後從紐約搭乘遊輪前往加勒比海十日遊，慶祝結婚 40 週年，還邀請了老媽同行。旅程結束的前三天，老弟發給我急訊，說媽媽的雙腿突然一點都使不上勁。更糟的是，夜裡她不小心從床上滑下來，雖然沒有大傷，卻導致大小便失禁。當郵輪回到紐約時，老妹夫妻倆馬上去港口接他們，哪知媽媽和老弟的新冠病毒測試竟都是陽性。老妹四年前才做了肝移植，但因信仰的緣故不願接種疫苗，因此那段從紐約到新澤西的旅程，對老妹而言，從未覺得如此漫長過。

過了幾天，我的泌尿科醫生告訴我說，癌瘤在一年內增長了 10%，如果繼續無所作為，可能會有擴散的風險。

面對這一連串的事情，我突然對「如鹿切慕溪水」有了新的領悟。一頭鹿會如狗一般地伸出舌頭「切慕」（panting）溪水，一定是受了驚嚇而奔馳跋涉，十分飢渴，最後或許駐足在一個陌生的地方，怪不得心裏會憂悶、煩躁。當人面對極大的壓力時，這是很自然的反應。有時基督徒甚至會想：「我的神，祢在哪裏呢？祢為何忘記我呢？」

然而，詩人提醒我們：「白晝，耶和華必向我施慈愛；黑夜，我要歌頌禱告賜我生命的神。」當母親發生意外的惡訊傳來時，我們三家第一個反應就是感恩：感謝老弟及時發現意外；感謝老媽沒有大傷；感謝弟媳不嫌骯髒，甘心為老媽清洗；感謝老妹雖然沒有免疫力，卻沒被感染；感謝老弟在隔離中能照顧老媽；感謝母子不到一星期就完全康復；感謝老媽因這個意外終於願意放棄開車；感謝在雜誌裡不經意看到一個理想的代步工具，或許讓老媽還能自由行動。值得感恩的事還多著呢！無論黑夜有多長，藉著感恩讚美，使我們的心被平安與喜樂充滿，那裏還有餘地留給陰暗呢？

「應當仰望神，因祂笑臉幫助我。」「所以我從約旦地，從黑門嶺，從米薩山記念祢。」約旦地有河流，黑門嶺有積雪，然而米薩山卻是一個乾旱不毛之地。詩人提醒我們，在不可能的地方我們更要期待神的作為。

泌尿科醫生建議我動前列腺切除手術，但也鼓勵我向放射腫瘤科醫生諮詢其他的選擇。我的針灸師在治療我背痛時，告訴我一種前所未聞的放射治療，於是在諮詢時就提起了這個治療法。放射腫瘤科醫生說我們這裡沒有這樣的設備，但是他會介紹我給加州的專家進行諮詢。一個月前，加州的那位專家推薦我一種副作用更少的先進治療方法。

這一系列的發展將如何結束？老實說，我不知道，也不擔心。對我來說，最重要的是：我是在上帝的手中，一切都是好的。我唯一的任務就是：抱著感恩的心，留意神的一舉一動，無論是在乾地還是濕地，我都盡力做好我當做的事。

「應當仰望神，因我還要稱讚祂。祂是我臉上的幫助，是我的神。」生老病死是每個人都要面臨的現實（reality）。然而，在每個現實的後面，都有神為我們所預備的良善旨意等我們去發現，那才是真實（truth）。感恩與讚美幫助我們把目光從現實的壓迫，轉移到向神的倚靠，使我們的頭腦清晰，期待在那最不可能的地方，看到神為我們所預備的幫助與祝福。

-- 風響

#波特蘭恩典之路

#詩篇靈修短文

#詩篇第四十二篇